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四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記

巡視北城監察御史題名記

代作

在漢置御史監三輔稱監御史主舉刺非法督治長安中而宗廟之祀及朝會封拜竝得糾察焉任至重也 國初首遣御史十三輩巡行方岳而京師特設御史五各專一城得假柱後惠文彈治視漢監三輔無改焉夫京兆尹主拊循

畿內都官訊刑獄衛尉城門司馬分督捕盜賊
治如是足矣何假御史監邪傳所謂大都之中
亡論近親不可問卽貂璫之輩蟠結轂下而陽
煽陰孽以奸漢家法者何畏也故燕都其民伎
慎好氣任俠報仇籍於有土之官厚而橫厲恣
睢以扞世之文罔者與昔無異也至北城邊胡
往逆虜薄城下自郊以北幾無孑遺而捍圍之
戍且不知役何所也以故京師視天下尤重且
難非內臺臣監之惡能愉快勝任乎夫御史於

國事無不可爲者卽郎署有界而軍國大計庶
僚臧否具得簪筆論 殿陛前至前所云壹切

糾察毋但一城事矣其大者固當振刷神采意
攝於廟堂之上而威行邊鄙逆折未萌次則正
色執憲奉公不撓令豪暴之徒斂手屏氣顧忌
不爲也是稱賢耳不然日瑣瑣咎掠不問其他
一治獄吏足矣豈 國家命臺臣意哉北城設
御史蓋百餘年而余承其後自余而上稱多賢
者未嘗不私心屈然歲卒數更遂視若傳舍不

九思先生集 卷之十四
暇標識亡怪也嗚呼人生宇內卽古今且莫何
速也第人貌榮名無旣耳况前所謂賢者嘗伏
節官下以身爲國扞蔽者邪卽未盡賢猶當以
得失相鏡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而可少
哉歲戊申秋與許南胡君志夔揆檣往牒得楊
君時太以下爵里名氏若干人業圖刻石會余
於胡君復東西去至甲寅春熙泉何君廷鈺始
爲立石且屬余記余惟奉職無狀何得似前後
諸君賢顧所不忘於昔之兢兢者敬諭來哲以

備矇誦之義云

何大復碑記代作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
祠自前守河東王子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
以固始許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
綏神立石而嗣守者謂先生不宜與許公竝祀
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
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之矣而
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

丞施行會汝南守迫上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
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
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可不以
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已
出卽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旣與余意合遂亟
允其請已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徧卜地城
中不得竟得不輿侯漆離氏書院右隙地在天
中山南確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
翰焉蓋天地之中極而河嶽之總會也爲祠前

堂後寢竝四楹門垣周繚率如儀經始嘉靖四
十一年七月望日越八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
少司馬命迫發而徐子亟走吏請記云余往讀
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第李獻吉與先
生若太山北斗云然問之交游或與或否惟同
郡徐子以余言爲然則又未嘗不願一至其地
瞻拜祠宇爲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地
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
旣不在他所而竟與孔門高第竝峙千古也又

非數哉然余獨怪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
天下賢者於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
又未嘗不投翰興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
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
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憫時政得失主文
而譎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而美刺顯俾
人紀允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爲教也故
比干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貶節季路結纓游夏
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

抱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邪

明興百六十餘

年而文章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
中李獻吉發憤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
之大雅何其雄也即使來哲代興不無侵軼然
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羲和授時神禹治水同
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廩廩較著者哉方先
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
亡論抗疏忼慨如應 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
數事披鱗蹈鑊朝士奪色卽如逆瑾撓吏部權

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執政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某訐奏也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儼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伏節如許公爲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縉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坤時謙抑溫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道藝士卽貧賤衰老猶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假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賈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掾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著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之士同類而共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誼大

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年秋中丞安居胡公來
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
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於法得備書云先生
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創建漢黃徵君祠堂記 并銘

徵君諱憲字叔度汝南真陽人也余少時讀徵
君傳鄉往久之守汝南下車訪先賢遺跡及禱
宇多漚廢不舉喟然興歎曰非有司過邪於是
首葺郡治中漆雕氏及許何二公三祠次及屬

邑當祠徵君而余適以被播去道經真陽令周
君指某里謂余曰此黃叔度所產處也余愈益
想見其人而不及祀矣蓋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余還山數月周君以書屬余曰黃徵君祠成矣
往覩府君之悒然于徵君也蓋欲不日亟成之
而猶懼宦跡靡恒或不迄于成也乃購得故叅
政李君別宅遂增修而祠焉爲正堂三間門樓
一座樓旁空舍七間增設兩廡各三間而空舍
歲得賃錢卽以供簿正奉祀矣惟府君爲記以

示未久焉余喜曰是不佞藉以補過於徵君者也又何敢辭余惟叔度稚齒窮居閭沕蓬藿初未聞其有談天雕龍之辯驚世絕俗之行儼然奇偉之筴也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心醉神解服膺誦義如荀季和二李之宗師也顧願為弟子有足異者而誕節如叔鸞輒亦改容歛氣罔然自失何邪郭林宗天下人倫服其雅量似已難矣而陳仲舉之不畏強禦朝士鮮雙乃亦自謂不如又何邪余嘗上觀七十子之徒智勇材

辯之術甚具而顏回獨不違如愚至仁奇也然好學之稱行藏之儼仲尼惟回是與焉雖子貢以下人人亦自以不及也蓋其仁心為質而退然不伐其所蘊藉者深遠矣名豈虛立士豈虛附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殆謂此矣余又嘗考論東漢諸賢鮮不以節義自勵而露才矜譽卒蹈危機惟叔度韜光引晦卒能龍蟄於塵埃之表而醇風玄致至今使人銷鄙吝而敦長厚范滂侯謂其及門孔氏其殆庶乎知言哉知

言哉余嘉周君崇賢風士之意蓋如此周君名
紹稷字象賢雲南永昌人成都楊用修之高第
也其經術治行已知名當世不具列云乃爲銘
銘曰維嵩降靈篤生叔度岐嶷夙成珪璋天賦
清明在躬玄解神悟曾是切磋動遵矩矱倬哉
先覺允矣生知靡幽弗貫靡奧弗窺甫在髫髻
僉曰我師稽古項橐異世同規翹翹車乘公府
交辟或拒或往行無轍迹其道猶龍其介如石
遵養時晦被褐懷璧令聞彌章羣賢畢至寂寂

衡門方軌結駟待問如響靡不厭意譬彼飲河
各滿其器澄之靡清滄之靡濁以我汪汪銷彼
嶽嶽耆舊解願賢豪折角如登春臺熙熙相樂
吁嗟東京節義是力名高稷禰卒蹈荆棘於維
徵君沈機先識鴻飛冥冥未謝畢弋周式商容
王道聿興曹舍蓋公齊國以寧亦有魏侯祇事
段生况也令德中和是經明明令尹高山仰止
樹之表儀勗爾庶士是瞻是依自今伊始言勒
貞珉用垂千禩

賢節堂記

福唐鄉士大夫言郭子長之賢也余爲祀而鉞其集矣其妻盧氏以節事姑何氏至孝又請

旌如姑故顏賢節於堂而署其桓曰鄉崇俎豆曰世表門閭蓋重有道之家云次子貢士奉長命謁祀余惟子長學宮有祀狀及諸序傳中附其集可考何氏盧氏見實錄及郡縣疏志矣乃具其先軼行而推本賢節所繇焉郭以農居雲屯二傳至於定謂之七處士父鑑同產五以室

甲邑屋獨其居隘陋父命二子更圖伯仲故推處士季也蹶然卜之北山麓吉乃南山從兄圃知其金多不忍予處士妻林氏與其妻從妹也請于姊昏以燭往從兄重其齊德有禮許擇處士田十倍而易一弟及伯仲產姊謂二姪每以柔桑媿今獨得此地矣不可異宮居乎林氏謝曰夫子違同胞其如膝下何姊謂必有悔伯仲顧以舉詘而難瓦材爲辭處士傾橐金林氏捐簪珥佐之及材具而築伯將移之右處士請如

舊卜林氏知而以告有形家言舊卜不利伯易
之於右吾世當其孤寡何如處士歎吾不知知
之豈敢請哉遂從伯卜將落處士林氏卒地與
金莫酬遂卽三公之處士之子無悔言卽子長
父孔平也孔平有儒行郭之青衿自此始以毛
詩友教年三十三卒矣何氏撫二孤伯後恣睢
數困辱之子長發憤下帷而舉進士甫授主事
卒年三十二盧氏撫二孤而皆名青衿貢士游
太學諸孫亦翩翩矣里旅有云北山之伯其後
孤寡少乎未聞以寡撫孤則惑形家者鑿也室
爲兵燹墟而伯後無寸土季二世後卽少夭折
種種未有艾伯其如之何盧氏乃三遷而孤旣
肯堂且佐仲後營先廬其寢伯氏主不與矣或
言今可移而左孤以先世讓奈何自吾改之而
視伯後無間焉不寧惟是子長妹采藻幼共盧
氏食貧屢糠覈適兄歸而掩之恐其傷心廢業
也尤故憐其賢以歸于儒家從珍塘林生貧甚
而蚤寡事姑如嫂教業紡績甚艱辛撫孤抱孫

矣姪請與北堂俱養見顏暑而歎曰吾父母兄
嫂其可不朽乎因潛然默感傷以疾卒于嫂牀
嫂哭之慟解衣爲斂而爲之歸殯由堂桓而出
里閭又嗟異以其孤窮閭未能以請 旌乃於
郭門卒亦得死所矣且郭門益以重非世有道
而然歟

徐中行曰若卜郭氏之初則形家不盡誣然寡
者 旌于朝孤者祀于社蓋人勝之也而其天
人矣處士不在區區捐產重於尊命養志耳且

造次不避三凶心以讓焉寧知其後有賢節
世家及林氏隱德而因以著乎蓋里旅誦之不
衰而藉以爲勸者衆也詩言他山之石可爲錯
而攻玉仙之維錯用玉于成則視伯後無間斯
善繼志者矣勗爾來許尚益懋哉

長興縣新建講德書院記

黃侯旣城長興五月而妖寇起鄰邑烏鎮里蔓
及長興瀕湖數千家迫發矣邑幸以城無恐而
侯尤善方略耳目卒然收案無一脫者狀聞總

督胡公喜甚亟馳檄褒勞若曰徵賢令卽健卒
數千束甲而趨之遂晏然邪然侯心顧不怡久
之退而深惟曰此獨民過哉意者有司未能究
宣

上德而俗薄漸靡使然耳及今不圖則來者又
將焉賴乎於是召集丞尉博士弟子議建書院
邑中居諸生高等俾推明 聖德而覽示四境
庶民其有興哉僉曰善侯乃周覽城郭至西南
隅得閒地一區侯遂詳爲區畫而以妖黨沒入

田供築作費又捐俸金易院東田若干畝給二
行者令守焉院中爲講德堂蓋取王褒者論意
也堂前爲東西齋齋後竝有室自堂迤東有亭
翼然與北山相對曰來爽朝夕嵐翠落欄楯間
亦一勝也經始於嘉靖戊午十二月二十日越
今年六月九日落成落成之日邑博湯君謂是
舉所繫甚鉅不可以無紀乃率諸生李炤等徵
文於余余嘗誦周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夫王者武成之後

選將詰兵以張服遠之威可也而乃求懿德爲
允保之計何邪又讀泮水之詩曰明明魯侯克
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乃知教化行則姦邪皆止純德布則軍容可
匿文武雖曰竝用而拊循經略之要固不在彼
在此是故南面臨民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教
化誠明道德誠著則人懷自固之心而重爲邪
雖有叫呶之夫必無響應之助矣詩人之言固
已遠哉 明興以來至今

上文武神聖超軼邃古受命穆清澤流罔極中
外肅然式歌且舞固千載一時也司牧之臣乃
不於此時昭宣

聖德以輯和其民人而惟兵力是校非

天子惠黎元意也黃侯是舉固深計遠覽而行
古之道者歟然又非獨如此而已也昔司馬相
如承文翁教始授七經于京師遂蔚爲詞賦稱
首及奉使里中卒能宣漢德以安巴蜀王益州
延子淵作頌罄聞殿陛雖天子側席稱盛德事

也而汎鄉侯如何武者亦自歌詩中崛起矣
養士之效其章著類如此今黃侯創學舍崇文
儒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習君子於禮樂雍容
之域而陰奪小人覬覦二等之心逆慮周防預
於國計深矣此固懷忠抱義之士憤激而先驅
者也侯且不欲負吾民而諸士顧可負吾侯而
不知奮哉異時吾黨之士誦周王懿德之歌僖
公多士之頌以及益州樂職之詩相與乘時淬
礪躍躋天衢上之翊贊 聖謨下之艾安黎庶

文則經緯洪業武則捍禦邊陲又安知不與司
馬王褒何武之徒接軫巖廊之上而後先競爽
哉余固曰黃侯決策靖寇以拯百姓之急者秦
越人起號太子於已危者也建學崇儒以培靈
長之化者秦越人治桓侯於未病者也通達國
體者可以深長思矣黃侯名辰字文斷大埔人
湯君名明善字汝一江陰人是時湯君方勵精
經術而刊集禮要徧授諸生又與是舉相成云
余故綴而列之俾諸生竝觀覽焉

長興縣修學記

長興縣學舊在城東門外紹興十年徙于治所之東嘉靖改元縣令桐城齊之鸞以其偏于東隅且陋而于治所之西營之不果越十年崇陽汪公視學以屬署事推官金壇王濂數月告成見姚京兆記中久之頽敝至隆慶五年縣令長洲顧其志下車謁廟歎曰余子游之鄉人也將絃歌于斯邑顧宮牆有闕狀何以稱師長上匪余其誰圖之圖之必信其民乃可於是審畫復

宜勞來爲先年少而敏治事立辦賈其餘以舉廢墜旬日濬城濠數里民罔告勞而信其易使矣乃益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境俾遵詔書律令本其經術數出教而會諸生口授矩矱妙簡其選士咸靡然嚮風暮年弦歌爲盛春仲而修學宮屬尉嚴某董之先師廟廡啓聖諸祠齋居神庫肅肅如也明倫堂尊經閣號舍庖廂重門坊屏秩秩如也又塞西北汚池而樹之爲林凡繚以周垣飾以丹堊綜理甚具共費學

租之美百兩則尉廉而有心計故其用省功倍
若此仲秋舍菜因以告成冠帶搢紳園而觀之
天目居南桐汭在西東北瀝以太湖三筭罨畫
流經泮宮之前宮牆煥于其間雖山川蘊藉如
故而其秀發于人文者心志耳目作新不倦令
也之力不少故博士諸生請記焉嗟夫邑昔多
材晉宋而下吳商通經術吳均擅文體及徐駉
錢起之倫博雅亦有足稱迨宋慶曆初詔天下
州縣立學而湖州名為天下先以安定胡公普

之所嘗教授者也時尚辭賦獨立經義治事齋
以敦實學聞詔取其法于太學為令式故長興
皆以湖州顯其後或百年而遷或三百年而遷
遷之若斯之難而士必求其成者將應山川之
靈以增益計偕歲課徼公卿大夫之盛為閭里
光寵焉耳業已斌斌有明效况修之不有進于
是乎今夫學宮不修責在有司彼責既塞所望
于士者豈微哉士日孳孳而修于斯尚壞於天
子之庭不修其何以語士夫子闕里布衣也自

方山先生集 卷之十四 十一

天子王侯宗之而宮牆遍天下祀典垂于萬世
當陳武帝時其湯沐邑在茲僅三十餘年而亡
今雖窮鄙之社不與焉故天下君王賢人衆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耳若公卿大夫何可勝道哉
慨自立學迄今蓋將五百歲其間當有名世或
聞而知者出邇大司寇亦既先之矣繼而有聞
其在於斯乎余願多士咸修夫子之業而潤色
以顯於當世庶可塞望於有司苟德之不修則
夫子且憂之矣他非余之所知安敢奏記于多

士之堂

昆明橫山水洞記

古梁州徼外禹疆理所不及滇國屬秦略通五
尺道而已漢時且閉昆明帝于長安穿池象之
以習水戰後雖爲屬郡恃其旁地肥饒多畜產
之富安知流泉灌寢所以育五穀爲通溝瀆以
備旱計也自成義侯造起陂池迄咸陽王輩復
爲陂池及屯田求源洩水始知蠶桑 明興方
伯陳公乃開昆明橫山水洞洞在縣西鄉源自

城西清水關外龍泉漚為乾海子東行八里為白石崖十五里為橫山龍院等八邨軍民定墾田四萬五千六百餘畝其地高平北之岐峻緣崖礮石不同泉流不及旱為焦土有可用漑則沃野也嘉靖己未李文縕等開崖導山七十三曲為水凡十三條邸橫山止于石丘隆慶己巳大旱楊應春等鑿丘為東西洞約穿三十丈未穿者如其數四月公以右使治道過之其徒纍纍告疲公憫而省其山以請于都御史江陵陳

公御史內江劉公咸曰此功一成為萬世利乃命官興工洞高廣各三尺有咫董董容一人及身屈膝以鑄用二人逆畚所鑄而出入之彌堅燬而解焉聲冲冲若咫尺東西竟不相直初以九旬為期又九旬公乞歸人懼弗卒業公曰噫乎泰山之霜穿石漸靡使然也人而鑿空其弗然乎以舍人袁應登視之乃用易門礦夫二十人明年三月公為左使工周歲弗給請于都御史宜興曹公御史安謙許公咸曰功既垂成費

安惜乎給之如初九旬又請公謝事不以請右
使長樂陳公攝之又借公帑以給礦夫馬延弼
止其西從東又明年二月八日長樂公代爲左
使公曰去志久矣爲此水而止今未卒業幸諸
大夫圖之敬諾越三日公出祖數萬人泣留遮
道忽傳水洞穿驪呼若雷而神之公曰亦偶然
耳且謂召公將明農惓惓告周公誠小民秦漢
水工鄭國徐伯之名以傳礦夫繫之一年良苦
西鄉萬夫粒食二十人汗血耳其補助之勿緩
官終事者庫副使劉俱應登雖舍人勞甚其論
賞宜優爲具奏記惓惓授長樂公而行凡用不
滿三百兩爲日六十五旬餘蓋費省勞暫利鉅
而貽之休者遠也民共立祠橫山屬某記之某
曰滇之廟祀自成義始亦有咸陽豈非陂池之
澤乎史起論西門豹之未盡起亦徒利導之者
耳奚有蜀道之難若冰之鑿離碓世傳蜀江神
有之乃冰精誠所至橫山不下離碓公每且必
齋禱雖舍人亦然洞穿與行會偶然邪滇田號

雷鳴者匪雷雨罔秋八邨之有龍泉常沛若雷
雨矣允惟岳牧寔代天工以百世祀豈成義咸
陽盡之千代公治渠股引盡屬長樂公率士皆
兩公者可無凶年憂矣公名善錢塘人長樂公
名時範同舉嘉靖辛丑進士先後八年于滇迭
為左右伯成是水功云

新修西南岳鎮堂記

先王方制萬區封山為鎮雍州惟西其岳曰華
荊州惟南其岳曰衡梁奠其間嶠不稱岳蓋其

鎮也徼外則荒服蠻流居焉漢改梁置益東北
皆勞深靡莫夷屬其西南有滇池自戰國屬楚
以名金馬碧雞之寶則聞于漢矣唐藩鎮不共
失于南詔蒙氏偏據太和祠西洱漢以中岳封
點蒼山如昆崙者曰西岳如崆峒者曰南岳如
玉龍者曰北岳如絳雲者曰東岳僭也如此遞
沒蠻方至元立省中慶梁王居之今雲南府是
也其負固久矣

高皇帝平天下十有四載百蠻稱臣奉貢獨此

不賓躬覽輿圖得阨隘乃以三十萬衆百日而
滅梁遂克太和等路蒼山洱海自昔稱雄而立
諸司于此爲地尤重故也故 命西平開鎮府
且開進圖決

上改梁故宮爲藩司當其前折府路而旁出則
帝意甚深遠矣凡鎮臣獨此世居其爲鎮最久
已設巡按修監司慶讓已設巡撫總帥司軍旅
稱藩攝其間則岳牧方伯之職也實爲方岳之
臣相仗爲鎮也重矣堂鎮于藩舊名經濟易以

今名錢唐陳公新之也建者有記將二百年梁
棟傾表不附其榱桷腐者什之五中梁將絕而
騎危衡廩廩矣南榮三間建水去地丈許眎堂
益庠且將撓折焉隆慶之元圖繕不果蓋從俗
以長自楚記之矣多鄙夷之不純用夏以治舉
羸匪病孰能不重違俗東北 神京去此萬六
百餘里仕爲遠臣不樂久居率遽廬視之孰與
爲理乎公自三年六月爲右使明年十月請告
不得去又明年三月爲左使八月在告又明年

三月歸志在亟去矣前是軍門修臺役苦歲凶
奏記寒暑爲謠俗請休傷財勞民固所甚隱也
乃武定高盟激江廣西有于垣及道盤江洞橫
山遷關邑居增設置郵關堡未嘗少惜以爲民
耳當右使時更南榮將軍而爲左使次月繕堂
增庠加石鼓于址尺五爛焉改觀豈喜輒作余
聞其語矣蓋曰臣而盡職雖之蠻夷不棄夙夜
匪懈一日敢不業官矧當藩服居且三載乎臚
仕而家莫不美宮室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未聞垣屋故不治令後世師儉者國不如家非
善敢知夫高車先自梱始廉遠地則堂高等威
所辨胡可儉也始者不壯麗而令加于後後尋
安其簡陋不知國儉則示以禮若茲藩司爰屏
鎮府尤當翬飛鳥革左金右碧滇秩秩如也以
渙斯可矣維嶽峻極降神牧伯以翰王室蕃宣
四表可削廉隅而自陵替者乎故脩之便且易
名以志之未成在告右修居舍踰月畢又左修
理問所次年甫畢公行各自爲記屬余記此公

于民米鹽罔不精商功程物之審督學修署則
然矣故此工民若罔知用庫官劉併朱涇督之
費帑金百二十兩木工十二人墁者三之二其
役輿臺隸屬軍夫倍木工而已成于仲冬之望
父老外蠻頌曰是堂赫赫有茲故伯爲民所瞻
西南來極余并記之以繹岳鎮之所云

汀州忠愛祠田記代作

天順中汀州守上言臣按六邑父老言故推官
王仁宣德未以薦授郡經歷清勤公恕質政弘
多且長治才而兼攝民事九載滿秩闔郡請留
于巡按御史以聞復職進階居二載郡人請補
推官從之郡事無大小守臣咨諏而行凡民言
不平無不得所便宜歲歉乞減價糴官米二十
萬斛風富室出粟佐之流亡因復業萬計止中
貴橫索繩武夫悍卒以法坐誣謫戍及死囚數
十力辯爲脫郡無冤民旁郡逆賊鄧茂七黨陳
政景圍汀州率民兵助守將四旬乏食發倉粟
七千石獨任其擅開罪得食而守益堅旣而大

破賊追械政景獻俘 京師守將所俘老穉誣
爲賊者四百餘人獲賊所籍脅從欲按而誅之
且以搜餘孽爲名避寇將不得免焉乃爲釋誣
焚籍禁其毋震驚山谷有德于四郊甚大復募
萬人往援下邑寧化斬數百級降二千以隸諸
營賊出郡境走將樂陰遣降卒誘執茂七親黨
三十六人方擣巢疾作衆請昇歸不可呼至帳
下密授械賊計而卒民巷哭匍匐如喪考妣觀
至郡迎者數萬返葬而送如之正統十四年也

十餘年上杭賊熾父老追思愈甚赴郡言狀六
七至乞 賜祠爲世勸禮部按祀法生能禦大
災捍大患死血食仁沒于忠而有遺愛宜祀

制曰可額以忠愛在郡東龍山下五月二日生
辰而祀蓋事之如生民今稱謝公祠云公世江
西新建人本姓謝父避仇從姻家姓卒之十一
年仲子文莊及第第一復姓累贈工部尚書初
祠隘陋成化間重繕頗備祭田原五十七畝有
奇日者郡官爲增四十畝有奇余增十畝共頃

餘也原田覈多二十餘畝不籍俾田者樂耕凡
蠲外繇俾專祀事羸以備繕蓋罔不備矣推我
朝廷奉天子民吏能得民者天寵荐加焉公十
八載于茲得民也深矣矧死生事不百世祀乎
毋論文莊足闡幽光于其時來許爲盛于今未
艾天之報德抑何遠乎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心鄉往之則低徊不能去公爲余鄉先生于社
仰其遺風有日茲低徊祠下去而置田識之敢
告有位凡寄一命務在施于後世寢廟有作奉
嘗不絕視彼膺仕而速朽何如者邪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四終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五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狀 碑 墓表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箬溪顧公行狀

顧公諱應祥字惟賢號箬溪其先蘇郡長洲人也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凡三世世居長洲泔墅鎮然皆隱約弗著自公考恬靜翁成化間挾扁倉術行游湖間悅長興山水遂占籍

焉娶烏程名家楊茂公女卽公母楊淑人也自
克升及恬靜翁俱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
恬靜翁名杲爲人修潔周慎所至焚香讀書卽
閤室無惰容而性復愛人喜施卽診治輒起又
輒謝不責報以故雖在布衣問閤誦義稱長者
語具劉清惠公志中公居長興數歲楊淑人夢
有龍首而麕身者降其室神指曰麟也乃產公
翁奇之名曰夢麟蓋成化十九年九月二十五
日也及髫而嗜學絕不好弄翁愈益奇之乃躬
爲師傳而楊淑人相翁督課尤嚴以故成器獨
蚤而瓌偉特異弘治十七年公甫弱冠就計偕
明年乙丑登進士丙寅

毅皇帝卽位詔充輜軒使者纂

孝廟實錄於南畿明年戊辰事竣授江西饒州
府推官饒故劇郡會守及屬邑令多乏竝攝于
公衆方以少年少公及公視事迎刃竝解卽老
吏吐舌驚服謂弗如也亡何姚源洞寇毒螫數
百里虜樂平令汪和勢甚洶洶計無所出公據

老卒御羸馬叩賊營壘賊大驚出迎公爲緩頰
數語利害汪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聲名大起
辛未以臺諫徵至京師以年少不應格補錦衣
衛經歷當是時錢寧爲衛尉方貴幸睚眦朝著
間而公益以禮法自嚴鈞染之不得寧嘗屬公
具疏草自免公故爲峻語風之寧非心動感公
曰顧公爲我矣屬吏部公大理卿公公力辭乃
得廣東僉事得嶺東道汀漳山寇起毒螫三省
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奇兵挫其鋒擒鹵首

雷振溫火燒等千四百餘功王公奏聞命下勘
報而公故辭讓功他省不報亡何金璋韓亞颯
等寇海上公旣督樓船橫海覆其巢而湖廣郴
桂寇又繼起公又移兵芟薙之前後獲寇級千
餘僅遷俸二級半歲間三捷嶺東晏然於是公
武畧遠振咸謂伏波再生矣巳卯入賀

萬壽至京而江西寧庶人事起乃擢公江西副
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罪人已得然亂後
諸務廢弛庶役不平瘡痍未起訟牒蝟集公乃

夙夜經畫內則綜理簿領外則均平徭役招集
流亡民始慶更生然公一意拊循不爲傳會希
合兩臺史噉之撻他事論公吏部廉知狀竟格
不下然坐是不調者六載丙戌始量移陝西苑
馬寺卿明年事明遂遷山東右叅政連擢按察
使右布政公爲按察時疏慎謫戍戒酷刑杜株
累嚴軍政四事

上悅其言著之令甲尋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雲南公極意經營各疏凡二千餘章其大

者如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
甸等府城垣添設永昌等府縣師儒頒王氏鄉
約申明射禮寬軍職襲替例宦貧不能自還及
旅櫬與子孫流寓者並傳送之華夷無不感悅
亡何以毋楊淑人喪不候代奔還觸新禁當罷
旣服除與尚書蔣公瑤劉清惠公麟及諸名公
結社菰城峴山蓋十有五年已有終焉之志吏
部都察院數爲

上言故都御史應祥銜命萬里外乃以毋喪殞

越徑歸於法非宜然先朝舊臣若以一青棄之似非 朝廷教孝錄舊之誼報可乃就公家起再撫雲南諸父老嘗以壯時及事公者故思公而時又苦旱公輿與雨俱至父老愈益喜時元江悖不就逮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那鑑棄衆滅親直孤獸耳緩之則卽就縛矣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而代者急公卒至敗沒失一布政故中外咸服公先見云明年庚戌陞刑部尚書公覽刑書輒推案嘆曰律未盡而定之以例

凡以平法防濫云爾如以意爲獄而當時爲是三尺安在哉乃屬郎精經術法律者吳君維嶽陸君穩更定上請求著爲例時李攀龍王世貞竝陸沉署中鮮所推與公一見其文心異之過謂中行曰海內操觚家人人能矣乃若正始之音殆在茲乎公爲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卑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耆舊不爲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

嗛之乃以其旨授給事中給事中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撫公過不得乃謂鼻癭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望明年壬子引年

上復勉留癸丑十二月以三載滿得請致仕爲人隆準廣顙厚重宏深魁然廊廟之器也然天性廉約戇直不爲安祿養交坐是忤俗蒙訕而中實坦蕩無他腸至經術吏事武畧竝斤斤精至故賢士大夫翕然推重蹶而復起竟致高位

公爲兒時卽能以禮自防不爲利疚自筮仕至蓋棺公門無私言顧獨好讀書無故未嘗一日釋卷以故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於心而後已其平生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秘傳而延陵唐中丞順之同郡沈司封桐竝就學焉其著作雖不刻意求工然亦皆有矩矱社中嘗評其詩文似白少傅奏表似蘇文忠筆札似趙文敏而公顧夷然不欲以才藝自居公少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

游然公能自得師務在篤行實踐不欲空談性命
命曉曉駕說卒至畔去如若輩所爲也余嘗驗
公長者行三事往嘗江西三佐省試號知人得
士而貴溪公實公所舉士及貴溪通顯至相終
不言公爲錦衣時同郡施御史儒爲中璫搆擊
詔獄禍且不測御史弟及所厚欲屬公賂衛尉
求解公怒曰施公以守正嬰禍若以賄生之豈
施公意哉竟叱去然陰爲排解者備至施竟得
出身名俱完後以胡端敏公薦再起僉憲嶺南

然不令施知也新安汪太宰嘗與公同官廣東
督兵捕寇而汪無功公輒推功讓汪汪意蒙顯
擢徵入至太宰然公未嘗德色焉其偉度長德
又若此豈可與陽舜陰跖襲名揚已者同日語
哉公旣還山杜門謝外事益以著述自娛春秋
良日則與同邑劉清惠公暨少叅肅公商臣監
丞李公丙重修社事巖居川觀歌詠太平相樂
也蓋今歲乙丑九月七日以瘡卒于家距其生
春秋八十有三配張氏封淑人女二長適福建

布政司理問吳徵次適江西新喻縣縣丞潘銑
子一思純縣學生娶福建布政司理問歸安嚴
介女今乙丑進士汝麟之弟也卯角應試方有
昂霄之望不幸年十九夭無子遺腹女一適太
學生朱鳴臯公憐之以族孫嗣衍爲後今錄爲
太學生娶山東青州府知府歸安施峻女生孫
女一許聘仁和邵康僖公廕孫守儉女亦天公
所著有人代紀惜陰錄明文集要唐詩類抄尚
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時曆法測圓海
鏡弧矢筭術僧害讀易愚得藏其家嗣衍十以
丙寅十二月十六日啓張淑人壙合窆墓在靈
山之麓蓋公所自擇也嗣衍以中行附肺腑之
末乃屬中行敘狀中行辱公垂髫知賞附以婚
姻銜戢恩遇垂三十年矣卽聲咳纖悉靡不親
炙而熟習焉第不佞淺陋不能殫述敬詮次爾
生大都敬俟班馬名家采覽以垂不朽焉

明太常卿贈正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右侍
郎恭簡魏公墓碑

夫古之斷斷論道者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
世之君子或以此相詬病豈名不虛立士不虛
附而有言者不可若是其幾耶余甚惑焉願爲
有道者執鞭若魏恭簡公斯其人也夫公名校
字子才少英穎絕倫讀書四行俱下弘治甲子
魁應天鄉試乙丑第進士正德改元授南京刑
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訊讞必齋居夏日滌溷穢
於疾病者飲食之臨刑素服事畢不御酒肉與
諸郎異時奄豎劉瑾弟瑯守備留都張甚諸郎
必有謁公不往其將攬撫某富人死公不避嫌
旣法瑯卒莫能絀日集諸郎講德與鄱陽俞子
積信州夏淳夫武城王純甫尤切劘烝烝如也
九年改職方時嬖倖擁兵大內藩王將告變矣
乃移病歸星溪學士大夫多造廬請益薦者無
虛歲間承召不起藩王變定

武宗崩

世宗立諸嬖倖誅乃起家爲副使督廣東學政
遵功令頒化條毀淫祠創社學專祀宋儒及名

吏鄉先生卓詭者且示民息訟弭盜一以敦本
爲務士知鄉往者命禮遣而躬導之其有道術
者不憚與之友踰年謠俗一變而奔封主事喪
歸盡禮服闋補江西兵備力辭弗允改督河南
學政大較如廣東而矩矱稍廓行冠禮正名稱
毀浮屠像專祠羲皇于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
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于春
秋者配信陽宰端木公賜蔡人曹公邱漆雕公
開秦公冉爲之立經祠又援漢梅福疏請封孔
子後爲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
甫三月轉大理少卿冢宰桂文襄公推轂之也
凡封事質正多爲之削草明年轉國子祭酒例
謁相國踧踖隅坐公上坐自如相國蓋嫌之及
充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章先裁於相國不
贊一詞而愈益嗾俄改太常假少卿已陞卿提
督四夷館時

上議禮進郊社論二篇明年致政歸養太安人
張氏甚謹撫兄諸子而教之篤其先本姓李居

長洲莊渠城自莊渠始祖三傳曰琳鞠于姨夫
崑山魏家而蒙其姓琳生鍾鍾生公父珪雅意
復姓因其先有述所出而與李氏婚迨公疏復
不得復爲憾言必稱莊渠人多稱爲莊渠先生
乃爲李氏統宗族屬譜祭則合族以申其義而
于無告者有振其孝友若此薦者無虛歲雖冢
宰聞問不答舉主費文憲公再入相期吳門不
赴卒乃候其喪而修正大氏然也惟當有司咨
諏則條畫吳中便宜於賑饑水利拳拳焉謂之

有道仁人非耶嘉靖癸卯卒距成化癸卯生享
年六十有一訃聞贈官賜謚及祭塋于某山子
紀天其子殤配淑人王氏奉公遺命以兄子續
子恒嗣紀恒殤郡守命續嗣公續舉于鄉矣鉞
公大學解六書解遺文若干行世今立經祠于
學宮左春秋有司奉嘗焉徐中行曰余聞莊簡
公引當代名公十六人爲公誄詳哉其知之也
世君子或能之兩者無當于大誼乃君子弗能
焉豈非苟然者耶自浮屠入中國少林達磨面

壁九年傳其影也入石慧能受其衣鉢于曹溪
世咸惑以爲神公督學南粵旣毀其鉢督學中
州命斲其影匪直噉噉寔躬任之矣故其學引
繩墨必軌于正義病邇來款言者比于晉之清
談則其所就豈苟然蓋可俟之不惑者矣銘曰
浮屠而熾公也伊何旣毀慧能爰斲達磨乃識
其大雅行孔多疇不是式有鬱其何

明故通議大夫通政使汪公神道碑

崇陽孔塘惟公

賜塋有豐碑道周余按狀爲之表汪自婺源大
坂有清甫徙茲五傳藻爲封中憲大夫長子文
明爲封奉直大夫娶太宜人楊氏生公名宗元
字子允六歲父爲安樂教諭不樂以公就學而
穎乃樂十三從父教授順慶與名士仕翰輩友
善十七從父知彭縣歸就張文定公試首楚儒
大奇之越二年執父喪骨立傷父之志栖栖如
也遂殫力于學而扃戶下帷矣祖春秋高凡家
事召公携書且目之應對不爽父廉家宴幹蠱

以育三弟教之二十六與仲計偕明年獨第進士授行人張文忠公復相當往迎力辭之以某子代代而改編修乃知力辭意固避也使于楚奔祖計杜門起復南京工科給事中凡大國政諸斷斷可否待一二語而決莫不倚爲重顧不輒軒輊未嘗風聞論列以叔中丞公巡撫雲南避親改武選司主事時多裁省而報功之意微顧獨從厚德之者衆改尚寶永晉卿轉南京大僕寺修馬政以蘇戶困

廟恩進階中憲大夫爲鴻臚卿聞莊簡公自南京入冢宰首以公爲南京太僕卿修太常志與尚書韓公員外楊忠愍公考正音律樂器又取國朝奏議類其經世者爲考故事太常三載貳六卿張文毅公自南京入相以公有經世才晉副都御史理河道嚴相以不已出也銜之公修厥職其承嚴相旨者論公謫福建叅政尋轉右布政使虜患孔亟海徼多故公多攝事壹切倚辦綏懷以簡蝨螘自釐其定歲解鹽法閩永賴

其畫一轉江西左布政使治之如閩凡宗藩祿米悉有定則不廢親病民晉兩畿府尹有古京兆風尋轉通政使時嚴相胄子世蕃與尚書趙文華冒平倭功議封拜而閩御史警奏至胄子求遲之卽日封進遂致仕家居凡十四年與弟尚寶卿宗凱某官宗伊舉人宗召共養太宜人樂將終身焉自中丞公昔官武選清軍職冒濫夏相力薦之爲嚴相嫉雲南五年不調宗伊嗣之又執嚴氏冒功事與宗凱忤胄子于尚寶相繼授閒公之致仕以嚴氏嚴氏敗

世宗遺詔至公及諸弟盡哀卽執太宜人喪如奉直公服闋薦者章凡五十竟不起而卒隆慶庚午六月晦日也距生弘治癸亥年六十有八以次年六月葬娶顏氏贈恭人生度舉人繼周氏定州康惠公孫女封恭人生膺孫男三人謙吉泰吉度之子 吉膺之子平生詳于志中表其大者如此且銘銘曰而宗奚自自于大坂爰有中憲其條則遠長公栖栖自悼偃蹇惟公昆

季赫赫斯烜薦歷朝藩亦旣膺仕搢紳頌忠
豈不有美乃辭納言歸其樂只將毋終養嗟哉
孝矣

帝命寵褒爛其梓里俾昌俾熾茲丘壘纍

明故潮州府通判謝先生墓表

晉謝太傅之後有千一者自江左徙瑞州至同
德生孔武孔武生秀夫娶游氏生先生諱明德
字明之前溪其號也幼善屬文貧而嗜學年十
六補郡諸生每嘆大丈夫當如諸葛武侯及今

新建伯究天人王伯之略書名竹帛間何至樸
簌章句如世儒者爲乎是時吉安謝蒙選善講
新建之學先生嚮產爲資從之游而盡其所得
辛卯舉高等明年第乙榜當署教或勸之辭曰
吾翁老家貧寧能擇官仕哉乃署教長興晉江
黃公爲令以邑科第鬱滯銳意作人方難于得
師乃先生至甚驩時爲文學者尊令若嚴君先
生視黃公莫逆黃公則甚恭敬入邑輒款飲而
亶亶不及私故使子弟知尊師敬學其才而貧

者先生數捐俸周之於是來肄業者衆黃公每過視焉則出酒炙談名理或至丙夜先生擊節歌風雅聲與諸生佔畢相應莫不鼓舞嚮往蓋彬彬多文學顯矣今京兆姚君一元憲副臧君繼芳及不敏中行皆先生所造士也先生雖講德而縱覽先秦兩漢外家語御史張公按試詩文奇甚大喜業以具薦疏而舊臺史先有以偽學中者論當左遷乃寢竟遷長泰訓導一年丁艱歸摧毀備至從讀禮中講究不輟服除補

嘉興府學訓導尋遷桐鄉教諭邈迴文學十年而淬礪愈嚴督學孔公延會城商確因校讐諸藝文而先生喜兵每從西湖望氣竊謂東南當有寇起究陰符諸書及批擣之術而身習弧矢冀一當以自効會嶺南聘主秋試甲辰上春官不第擢令于平和喜得所當也平和故巖邑其豪跳梁崖谷編氓喜服毒報怨無已時而猾者又恣睢扞文罔奸治會歲饑道殣相望猛虎復白晝噬人先生秉廉慈除苛令議賑貸禁服毒

捕宿惡寘諸法擒翁陳二酋肆于市於是豪猾
屏跡而虎亦遁去隣邑詔安白葉峒自正德時
憑險負固三省莫敢誰何先生上狀請討議者
謂峒極險阨又多積聚卽新建善兵第且撫之
耳先生怫然請討檄暮下而朝誓師於社分道
深入賊驚潰擒陳劉二酋及餘黨數百人覆其
穴於是漳汀潮贛四郡無不懽呼相慶而督撫
臺史交薦閩中士大夫爲著平南紀績當事者
襲蒙異擢先生僅以常調遷通判先是給事中
奉使勘海寇事連漳守盧公先生奮身援解盧
藉以免給事中嗾之于臺史論罷先生曰長吏
寃白余卽貶死無恨矣歸而杜門讀書如諸生
時足跡未嘗輕至府城守令欲一見不得也中
丞蔡公吳公以戎事虛左迎始一強出無不奇
中及吳公爲太宰蔡公主司農欲薦則固辭之
中行守汀汀山寇藪嘗迎先生舍正堂及歸逾
月寇至卽以所授筴禦之輒勝幕府聞狀又欲
亟薦先生先生貽中行書吾非不欲用所未足

顧自念數奇須越五十五可出耳幸爲吾謝中丞踰年己未卒春秋僅五十五考諸葛武侯新建伯卒亦略相同則其蚤慕二公也殆有自哉先生歷教四邑諸生愛慕如一日而平和民念保障功有祠居家內行純備自筮仕至沒齒凡俸入悉委于弟不私一錢故沒之日僅圖書數卷遺其冢子應卿謂平生知我無如中行者必表吾墓吾目瞑矣中行不敏敬承遺令樹墓門嗟乎世儒講德其行多悖所聞故持論者得短長之乃若先生居家孝謹服官廉節戰陳不避死排解不顧私所至士慕所去見思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如此乃淪斥以沒固足傷心流涕者然荀卿讒死蘭陵儒者至今宗焉况先生務正學而蔚爲儒宗可表見於後世不遇何足道哉

大明福建建寧府推官贈文林郎兩溪高公墓表

高大夫謁曰則益大父推官公善屬文而雅詩

歌幸擴撫遺藁稍傳十二三第於封也梓槨可
材豐碑未樹其何辭於後世敢藉君子表之庶
先人之美傳焉嗟夫孝哉大夫爲先人者周矣
讀所具狀豐豐余友王敬美旣志而銘之其大
都敢不爲之表高氏本于池陽宋南渡徙南昌
高城鄉曾孫巖卿教授隆興路至季孫叔昭爲
廣信銀場大使乃徙羅舍渡而稱羅舍高氏其
始顯者推官公也公名繼耀字用晦生而失恃
鞠于伯母父賈恒居巢憐而攜所之公少穎發
授詩書輒曉大旨能亢其塾師矣乃不願游諸
歸而試業明經其進取與賈孰多毋徒廢學爲
也父嘉其志遂延明師苦學不輟年二紀督學
邵公國賢取補弟子員蔡介夫諸公輒置之高
等李公獻吉則廩之凡一紀而舉于鄉再上春
官不第父沒于淮扶櫬而葬者十年矣爲貧養
繼母就教諭於乳源逾月而母卒喪之如所生
服闋改六合是邑俗靡儒術絀則躬課之賙貧
而懲其不力者繇是計偕不乏矣應聘主廣東

試事薦士多甲第至尊官而粵人服其明轉南
京武學教授統袴之習操之如東濕惟腆縛其
餽遺以寬于簿責公壹切卻之立簿而嚴督俾
多識文義閒禮節則嚮化斌斌如也迨遷建寧
推官讞獄明允當道器之且委以治楮故事率
憑駟僮騫汗以是多逋負稽歲月公革宿弊而
立之約楮若干直幾何入則與之而入者爭先
不閱月大集羨金五千有奇悉還公帑而褒其
廉能者衆浦城簿被訐直指下其事公力爲辯

獲從寬假簿陰以賄謝切責而返之其操類如
此告疾抵家一月而卒尙未滿考也其亦坎珂
矣有子四人仲季同鄉薦仲歷官衡州府同知
初以作令考績贈公文林郎孫九人仲出顯者
長選貢次鄉薦季卽大夫舉進士爲廣西提學
副使而方敷于膺仕他多爲弟子員曾孫已二
十有三矣徐中行曰余讀世家言趙簡子疾夢
之帝所告以七世之兆而書藏之府其言如左
券人世大抵然也嘗聞公當舉監試廉訪司王

公夢一丈夫衣冠甚偉手裂碑石遮道言曰吾家士子試卷卷取其一而再者混矣主司奈何不問乎王公異之再緡而舉焉裂石丈夫卽祖叔昭曾督司工役識名碑陰者也聞者盛傳其事以爲陰德之報云余觀叔昭至公已七世矣能示靈于有司而其德不可詳公德孝友叔母稱未亡從兄無種嗣俱從養而殯葬其所遺訾產則與從弟均之蓋遲迴仕塗殆逾一紀堅持澹約橐中蕭然也施及其親君子曰難高氏自公以明經起家卽所蘊藉何有於郡理然旣困博士而得此故有風爲子孫地者公曰吾業已爲之矣不觀正考父之銘鼎乎偃俛而俯于是乎饘粥餬口蓋其恭也後有達者至爲百世師而正考父以顯公之理郡不自封君子將觀其世焉今子孫蔚起咸習孔氏之教至于大夫則爲人師矣當梓檀材而豐碑樹益見公所遺者蓋未可量也然則顯公詎大夫云乎哉

明山西布政使司大叅王公祠堂碑代作

余往聞之山東父老蓋亟稱巡察王公賢也公
至山東以漕運爲憂首訊元人故道回險餘萬
里而膠萊南北濱海地勢可穿渠渠卽成漕徑
易可一月罷視故道功相萬也然馬家濠石堅
數十里未易鑄廣而新河沙淤難浚議者沮之
而公任愈益力乃手條所以利狀報可竟穿馬
家濠及新河垂成遷山西臬功途中罷先是膠
萊二郡盡海墾地斥瀉故無可河渠通舟楫負
販歲稍侵民輒坐困及河成則填淤之田得更
相灌溉而江淮之賈舳舻相屬此損曹省卒而
裕民之大計者也卽今山以東孰不尸而祠邪
余所聞僅此豈不稱興事臣哉及余巡陝以西
稍益習公事及狀志所紀乃謂山東故老意更
僕未能悉也卽他事勿論已獨不見公議禮時
疏邪

上旣采求嘉張公議尊

先帝而廷中諸臣叫闔折檻至犯

上顏色乃赫然行笞於庭至髡鉗爲城旦士伍

卽在廷聞者蓋人人心悸也公乃一旦請湔濯
采錄以冒

天子黨惡之怒不批鱗者哉雖疏不行而義聲
震京師矣久之匈奴數犯鴈門代郡而并晉宗
藩復橫厲難制至邊關財物又多闌出者乃以
三使事屬公公辭且行會席尚書鄉人犯法罹
大辟尚書為代訟得免當是時尚書以議禮稱
上意方寵用卽議獄三制使噤莫敢正言公獨
按章請亟斥以明漢法可謂不畏強禦矣公廉
倨孤立任氣節好直諫蓋慕汲長孺之為人
也然推轂士類如不及公家事無不隨至舉非徒
取節焉已也公為御史最久朝論益重前後條
奏亡慮數十其大者如罷鎮守清團營慎選舉
肅邊政竝較然昭著也余視京營適當公後至
今親禁軍猶嚴公謂當日寵臣勛不敢均茵席
也以故銓曹兩以右職請不報竟遷山東巡察
使則所知謂公情跡疏逖而讒忌居
上左右卽有奇何施公愈益自奮願伏節官下

卽衆口嗷雜弗顧矣夫汲長孺稱社稷臣然遷
稍左不無少望且厭薄吏治不爲也公豈不遠
過汲生哉余讀國朝秦中志名臣不數數僅三
原王公苑洛韓公爲時所稱說然委任權力視
公則易耳近日學士大夫居相語二十年間議
禮諸大臣更先後貴而一二武臣中貴競挾威
福快恩讐然卒以御史臺諫言得中奪不稔禍
王公力居多卽他日太史氏錄秦名臣又焉能
舍公矣公沒四年而余獲式公之廬蓋慨然想
見其人未幾公鄉人以公捍災功當特祀余旣
檄有司經始矣無何代去而吉山泉侍御澄實
終其事焉令子都事君大直與余爲寮友且謂
余事所始也乃以碑文屬余余惟詩云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公獨以捍禦爲祀哉余故綴其
鉅節俾鄉之祀公者知所考焉公諱獻字惟臣
嘉靖癸未進士其祠宇歲月則識之碑陰云

方伯陳公澂江祠碑

蓋方伯職旬宣今者則益尊重必藉良二千石

爲之宣德達情乃及州邑長吏長吏惟良窮鄙
乃及焉鄙人何知嚮其利爲有德則以長吏二
千石德我我于岳牧長伯何有故列藩凡數千
里其孰爲之巡行卽居都會而味甘棠者幾何
矧在支郡必也若召伯所說乎民乃謂若父母
貽我以嘉樹王父母寔樹之我不敢忘其休幸
岳牧長伯惠然來爲我圖我雖鄙人奚忍忘之
寢堂斯作伏臘而舉使城池如帶子孫如縷廟
貌永存保我南土此滇之澂江祠祝陳公之謂
也公在滇凡八載爲副使叅政去則人士思之
來爲右使而驩若更生公開都會城外水洞往
巡澂江城工民幸其爲左使畢城役而自記之
致政之日水洞穿矣卽爲立祠屬記于余澂江
之役以余尤知公當記嗟夫公謂良二千石奉
兩臺諸司之畫及州邑百執之力不有其伐
焉民乃歸德于公公之伐益章章矣今夫澂江
據湖山之勝明興以來賊弗敢窺而民狂樂
土猶寢積薪之上抱火而厝者焚如其將至曲

突徙薪之不先灼爛上行則晚矣往者城嵩明
于已破而于屠僂亡補武定之有新城則鳳賊
之變尋弭必條其利害若呼寐而使之起乃與
慮始以動大衆卜云故府不吉不遷與無城同
爲陟北巘而觀舞鳳居金蓮玉筍之中東西各
五六里且無水患滙以大江形勢全風氣固輒
告以徙盤庚所難其請鹽筴佐費大司農不忍
予而重遷者乘言不便頗衆二千石爲之罷工
獨毅然不奪惟取備滇之餉以濟使 國計不

失六閱月而告成民咸保有厥家伊誰之賜哉
在昔仲山甫之齊尹吉甫爲誦召伯謝功之成
崧高黍苗所由作往城之勞方伯職則然耳第
今環岳而牧稍有于垣委之州邑州邑告成或
于勞苦不問焉况炎徼支郡而公也若此乎時
武定甫畢廣西竝作感受公之經營罔不殫心
力而從之故其膏澤若陰雨之于黍苗民之仰
之若高山出雲而潤四垂也父老子弟歲時以
祀爰用樂章雅歌乎此可矣公名善字思敬錢

塘人嘉靖辛丑進士二千石者柳州徐可久也

大明御史大夫太倉王公武夷祠碑

嘉靖壬子部臣爲防島夷請復遣重臣善經略者往公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改提督而視浙江兼閩竝海四郡先是日本與浙互市爲亂特開府填撫朱公紈任之以毅然鉤撫爲豪所中竟恚而自殺遂罷不復置豪益肆爲姦狀至是破浙黃巖象山諸縣亦鼓餘皇入閩艤於泉之白沙矣乃復開府聽公規畫尋改巡撫假便宜

公至閩圖方略上言臣忖觀閩浙之勢而權緩急以爲用浙受螫而蝮在閩所兼四郡福興不競泉漳浮滌民跳海通錢貨而種禍當破誅其淵藪巖絕其根株然故臣紈以此逮臣雖不敢懲而縱舍但閩人輕悍習水喜搏賊射利而饒巨木爲蒙衝最善破浪壓夷船今浙俱不競未聞有將可任閩故名將浙人盧鏗願自新新將俞大猷閩人有壯猷部下材官勇可領良家子駕其所習蒙衝且起故將撫亡命及微得主名

豪俠制奇而反試之庶幾得志海上則是戰具
在閩而浙坐獲勝筴甚便若堅為保障計宜無
擇閩浙竝海二十餘縣所宜亟城無餌賊

上皆報可而閩之福清長樂惠安桓桓其墉賊
不敢窺矣諸將如指授共斬獲三千餘級兩

賜金幣而閩奏捷者四為雲中告急晉副都御
史往轉左司馬右都御史鎮薊遼而沒閩尋罷
兼督矣中行為兵備攝監軍而行竝海去公督
閩二十年間遺筴于父老父老愀然而言倘公

甲寅不去浙寇至卽殲於海外則不敢登陸而
閩無乙卯之變變而公在遄已安能內訌破郡
縣乎既被禍八年所乃竭髓膏平之猶灼爛奏
功孰若收保之為完計也海郡之民蓋家俎而
戶豆矣萬曆丙子冬中行入 覲道武夷當幔

亭之陽萬年宮之陰公祠落成祇謁而退問父
老曰公督閩海負山四郡不與焉第過此謁款
以風誅咎山靈何貽父老而報之深也父老泣
曰閩自正統征茂七天兵振旅之後日者節鎮

乃至惴惴奉如侯王迨公乃拊循我小人壹如
我王父母卽所減省構祠不啻矣自公在事桴
鼓不聞第聞召樓船從海上過師縣雖當孔道
召募未嘗往返居此自詫爲仙都而可舍哺安
枕老死也亡何閩分開府羽檄日馳客兵月至
而筭賦歲增不勝供億之困乃省中失馭戲下
俄叛茲當其歸道荼毒有不忍言矣萑苻乘之
四起山顛仙靈窟宅皆爲丘垤環壘妻孥匿其
間多躡而爲鹵制府且未謁款供億倍于曩時

而縣令奉以生祠命我不日成之故愆益思公
乃今自請而爲此朱令進曰父老之意良至然
公所當祀者庚戌北虜之變爲御史而亟以聞
京國乃有備退虜其功在社稷甚大薊遼斬
首八百餘級視王威寧過當顧不得封侯而爲
權臣所中至隆慶初冤狀雖白僅復故爵尙有
世廟之功未酬此勞臣所以卷舌腐心而解體
長歎者也凡古有大功而若公死者其爲明神
往往奉之故誅公者比岳武穆武穆今海內通

祀豈必所至之區矧公憩芟于斯威靈愾然如在者乎璉故因而鼓之豈但繫父老之思哉幸惟大夫爲記中行受簡涕沾襟俟 覲歸而圖

之尋轉江右朱令拜御史行旣而鍾令請曰銳錢塘人公故開府地也詳哉其知公矣初公至浙筴賊驚遯必奔閩命將介粵南以伺而有表頭之捷賊不敢南下途上逼江左諸郡公甫至閩宵征而歸亟破之蓋二歲間不遑啓居馳驅道路亦孔熯矣江左粵南皆非分地公攘而蔽

之乃可保我閩浙故並海諸郡完則武夷安于仙都之上嗣而張公經胡公宗憲制七省益重視之朱公前後轍不免焉公之不免於薊遼而何與乎閩浙均之駐節于斯乃獨公墮淚若峴山則雖同爲王事死其所不死在父老也蓋功著邊垂浙什之二而閩幾何今此有祠矣幸來觀厥成敢不勒之碑前令江右新淦人也旣爲社稷不忘公大功大夫及銳皆浙人而仕閩其尤嚮利爲有德詐寧父老之弗諼乎中行益潛

然而敬謝焉烏嘒猗與賢令識其大父老識其
小而不佞曷以加諸公之生平有 國史在茲
爲閩勒之稍具往事于端而亂以歌貽我父老
辭曰

幔亭兮萬峯九曲兮仙宮避秦兮高舉漢使兮
鑿空祀武夷兮乾魚我曾孫兮祝宗架虹橋兮
繁會奏賓雲兮御風樂莫樂兮斯土今胡爲兮
枹鼓蓀窟宅兮壁壘羗男女兮倂鹵乃思公兮
弗諼葺桂蘭兮爲宇朝皐鼓兮逢逢暮落成兮

